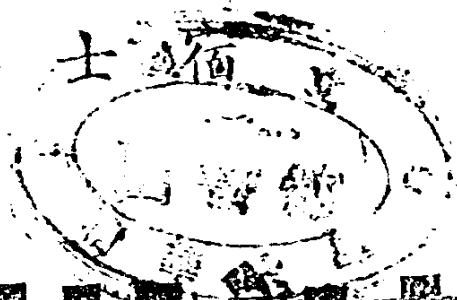




著平士伯



勤學錄

628
703
2

行印店書華新中真

678.504
703-4
2



3 0664 2011 2

宿士平等著

茅家嶺暴動

冀中新華書店印行

清華大學
圖書館
46.3414
2350
北京圖書館藏

一 茅家嶺的前前後後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淪陷後的三百萬上海市民，惦念着祖國的抗戰偉業，派遣自己的代表，懷抱着無限的希望與極度的興奮，突破了敵人的層層封鎖，到三戰區——安徽屯溪來慰勞忠勇的將士，向司令長官顧祝同獻旗致敬，順便也到了當時新四軍軍部所在地的皖南。當這個代表團達成任務後，從皖南折回浙江想回到上海去的時候，代表團的負責人之一的吳大珉先生，突然在皖浙交界處給國民黨第三戰區的皖南特派專員張超——國民黨特務康澤系的駐三戰區的特工頭子，逮捕了，理由是：「『慰勞新四軍，思想左傾。』」從此吳大珉先生就長期的被囚押在上饒，爲着『優待』這個上海市民代表，避免敵機經常到上饒轟炸的危險，就選擇了離上饒城南約十里左右的茅家嶺小村莊邊的土地廟作爲『優待室』。這就是茅家嶺活地獄的起源。

一九三九年冬，國民黨上饒師管區，有八個優秀的抗日青年——他們大多是在京滬淞淪陷時流亡到江西去的無錫流亡青年服務團團員，因爲在保安處及師管區進行抗日工作太積極了，被國民黨特工認爲『思想左傾』而逮捕，又送到茅家嶺來『優待』，其中有個女青年孫子逸，就被長期的關在這裡。

以後，陸軍獨立三十三旅的指導員湯良瓚，因爲會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去參觀了一次，也被國民黨認爲『思想左傾』，而關進了茅家嶺。江西省政府創辦的婦女指導處裡，有兩個女工作人員——邵忠、邵春眉姊妹，又着莫須有的思想罪名，關進茅家嶺。……從此，茅家嶺從上海市民代表的『

得待審——總督府督署的監牢了，並修築了一間專門囚押「重犯」的大禁閉所。

一九四三年六月，當日寇攻陷浙東的黃山、諸暨之後，浙贛鐵路員工友們，在「努力工作，保障軍運民運，改善生活，提高抗日情緒」的口號下，進行抗日護路的活動，竟被國民黨浙贛鐵路特別黨部的特工朱雲生，會同三戰區國民黨的特工，譴以「企圖暴動，破壞浙贛鐵路」的罪名，從義烏到臨潭一段長達五、六百里的鐵路上，逮捕了十一個優秀的青年工友，統統給關到這個茅家嶺來。這批青年，曾被押送到盤石渡——三戰區軍法處受軍法審判，當時的劉法官是宣佈他們無罪的，可是特工仍然把他們押到茅家嶺。在以後艱苦的歲月里，這批青年工友除偶然的逃出一、二個以外，統統給屠殺了！

從這時開始，茅家嶺又增蓋了一間小禁閉室，添置了兩個澆灌刺鐵絲的鐵籠——刑具，這個鐵籠，比之殘廢簿記上描寫的一連站死十二個人的站籠還厲害，因為那時還沒有刺鐵絲呀。管理「囚犯」的管理員，也換了夢露透頂的衛俊立——大家叫他狗頭，是特工頭子張超的忠實走卒。於是，一幕幕的惡劇開演了：動訊、秘密監禁、疫疔、餓飯、剝掉囚服、沒收「囚犯」財物……一切暗無天日的事情，天下最慘酷無恥的勾當，完全集中在這裡，茅家嶺變成了活地獄。

在全中國、在大後方、在三戰區，一批人面獸心的「將軍們」，掀起了滔天罪孽的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新四軍軍部在北撤中被包圍「消滅」，整個三戰區的後方、前線的抗日青年，大批的被囚禁進籠，每天被關四、五天、十多人被塞進狹窄的籠子個人間地獄中來。先後被捕押送茅家嶺的，有浙江省政府參議郭靜唐先生，全中國著名的女藝理論家馮雪峯先生，廈門大學老教授朱驥西先生，江山縣名醫毛繼仙夫婦，浙西民族日報社長雷開識先生，國際新聞社三戰區特派記者計

惜英先生，青年木刻家林夫先生，江山縣名畫家徐寶蘭先生……以及其部青年八十多人，連同原有的「囚犯」合計起來，居然超過了一百人，大小兩間禁閉室，擠得水洩不通，夜間睡覺，像芥末餅一樣的擠着，身更不能翻，每人僅佔七寸闊四尺長的一條板，虱子、跳蚤、臭蟲……一齊向大家進攻，刑傷、痢疾、大腸炎、回腸熱……疫病漫延着，有天病得最嚴重時，僅僅只有二十八個人能活着；用藥，醫藥不供給，開水喝不到，而且因為這裡是秘密的，連「囚犯」的親人來探望也不許……先後死去的有十餘人，甚至一天死去叔侄兩個（江山的國民黨員）。這時的茅家嶺，真是陰風慘慘，鬼哭神號，尤其每到晚上，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掛在牆角邊的尿桶上，發出微弱的黃色火苗，百多個被拷打、被折磨成骷髏般的青年，橫陳地上、呻吟喊冤，柵門口的衛兵，荷槍實彈的徘徊、巡哨，衛狗頭像偷食的野狗般的時時隱藏在石牆邊窺視，時或對着禁閉室內露着得意的猙獰。這種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也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特工老郝、牛寨、老張等一班「光蛋」，每晚在衛狗頭的寢室內，用象棋子作賭具，公然聚賭，大喝大喊，醜態畢露。半夜裡，又燒起大魚大肉，香味四溢，藉着喝酒，吵鬧不堪，使「囚犯」們無法入睡。他們榨取了「囚犯」們的血液，以資荒淫無恥的糜醉。

一九四一年四月以後，茅家嶺的一些漢奸、偽軍犯，解送去重法處，有門路的就出錢贖放出獄，主要的——「思想犯」——五十多個抗日青年，就全部押送到周田村的上饒集中營去，成爲集中營中的特別訓練班。這樣，茅家嶺算來了一次「清洗」工作。以後，這個土地廟雖然還在繼續香食抗日青年，但已有門庭衰落之象了。而國民黨三戰區的特工們，也正在以全力對付集中營了。

到七、八月以後，上饒集中營的八、九百個青年——最大多數是皖南事變時被捉去的新四軍同志

，受盡了苦刑與苦役之後，其中有一部份被認爲『頑固不化』、『腦筋糾正不過來』、『調皮搗蛋』的『傢伙』，經過嚴刑拷打以後，再押到茅家嶺去禁閉。從此，茅家嶺又變成了集中營的『附屬機關』。這時管『囚犯』的管頭員，改由一個好吃、好色、好鑽空子的王錫恩特工（大家稱他王八）來担任，每天只供兩餐吃不飽的飯——每餐只有兩碗，無油缺鹽，營養價值到『大便也不是埋田』的程度，而且動不動就是毒打、站鐵籠，兇惡跟衛狗頭沒有兩樣。可是，被認爲『頑固不化』的『頑固份子』聚一一起，在景不自由的地方，倒反而自由起來了，大家可以隨便的交談，有計劃的開小組會，偷偷摸摸的抄書報看，發展到後期，茅家嶺變成『大學』了，『茅嶺大學』，大家這樣的稱呼它。鐵窗平、蔣傳德、宿文浩等幾個同志，東抄西湊的，把中國的近百年史表劃在粉牆上，這上面從鴉片戰爭起，一直到紅軍北上抗日，最後以百團大戰爲結束，成爲討論中國革命發展史的參考資料。又塗牆上劃了中國地圖及世界地圖，作爲研究時事發展的工具。同時讀英文、日文、世界語，及普通話字、讀書，均一設法進行。自然，這一切是經過嚴重鬥爭得來的，爲了反對打罵，爲了反對侮辱女同志，爲了要吃飽飯，爲了爭取唱歌自由……，這裡會引起幾次嚴重的絕食罷飯鬥爭。在難友們的團結一致下，取得若干勝利，特工們不得不承認『頑固份子到了茅家嶺更頑固了，不頑固的到了茅家嶺也頑固了』，自己絲毫茫然失敗。可是，這一切並不足以減少他們的殘暴，他們更進一步的打罵、餓、不給開水、不給食鹽藥劑等說：『什麼是鐵的新四軍，鐵的也要打到它軟……』同志們却以『我們什麼也不怕，不怕死，不怕苦，只怕不要臉』來回答他。同志間的友愛團結，高度的發揚；看護受刑的同志，照顧生病的同志，盡了一切可能。大家學會了受了拷打用高粱酒按摩傷處；出血的傷口，用塵灰及黃烟止血；肚子痛吃生大蒜頭；瀉肚子、大腸炎吃鍋巴灰和鹽餛；患壞血症用青菜汁治療……。

這些工作，是够驚人的，有一次，討論日本鬼子進攻香港，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感動了一個三戰區××師政治部的一個職員——他被押在優待室的，他從牆邊聽了我們的討論後說：「你們真了不起，我在牢裡還在研究國家大事呀！我們政治部就從未討論過一次時事。」以後，他每天供給大家一份前進日報看。另一次，又感動了一個犯了「特工法」而被拷打後押入禁閉室的三青團團員，他對大家說：「今次坐禁閉，才真的看見新四軍了，以前我們完全是給長官蒙蔽着。」看守「囚犯」的衛兵，也深受感動，他們的時常偷着跟大家學唱歌、識字、談話，也時常秘密地代「囚犯」買些日用品——蠟燭、肥皂、草紙等。

一九四二年春，茅家嶺被押的「頑固份子」積集到二十六名，差不多每個人都忍受過國特的毒刑。同時玉山縣某中學的教員，上僑民救濟團藝術主任，三戰區政治部的演劇隊員，還在繼續送茅家嶺被血口中來。也就在這個時候，日「鬼子」大舉向浙贛鐵路進攻，從金華、衢州迫向上饒，進行「通浙鐵路」的計劃，眼看浙上饒必然要給國民黨丟棄。集中營必然會用憲兵「保護」着轉移，「頑固份子」一定會用機槍轟擊，國民黨一貫是寧願日本鬼子來，不願青年上前綫的。在這種情況下，茅家嶺禁閉室的二十六個青年，——頂少坐了七、八個月的病弱不堪的「頑固囚徒」，爲了爭取抗戰的自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下午，以犧牲一切的決心，擲出最後一分氣力，克服任何艱難，毅然決然地奪取看守衛兵一個排的槍枝——輕機槍兩挺、步槍十三枝、手榴彈十多顆，武裝了自己，自動的跑上火綫去抗戰，這就成爲有名的茅家嶺暴動。

一九四二年五月廿六日的茅家嶺暴動，是中國監獄暴動的壯舉，它給國民黨特務政策以迎頭痛擊。它衝破了警戒重重的上饒黑區——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也就打碎了這個吃人的茅家嶺活地獄。

二 國特審判種種

人們被囚押在茅家嶺，這裡沒有太陽，沒有法律，也沒有道理可講。當國特們逮捕了優秀青年以後，經常就在民房裡、草屋中審判，這審判工作，常常在夜間進行，爲了防制刑訊時「囚犯」的慘叫聲給善良的人們聽到，國特們把附近的居民也趕走。

看看「法堂」的佈置吧！審判者往往坐在一張桌子的那一頭，「囚犯」站在這一頭，他右手握筆，親自記錄口供（有時也用錄事），左手握根扁担，隨時準備打「囚犯」（大多親自動手）。另外又陳列着一些刑具——麻繩、木棍、竹槓、水桶……，幾個小特工在堂中迴旋，靜候審判者的命令。再另外，就是若干荷槍實彈的衛兵了。一聲「鞫他」，從審判者嘴裡噴射出來，小特工及衛兵們就蜂擁而上，倒吊、懸椅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細打、亂彈琴、火燙……一切中國舊小說上所描寫的刑罰，他們都熟練地向「囚犯」身上施行，而且青出於藍，比之桀紂酷刑有過之無不及。然而，雖然他們能做出竭盡人間的殘酷，都依然嚇不倒正義的青年人。這裡記下幾件案情及審判情況：

一 「原來不是漢奸，是共產黨！」

有個小裁縫——江西「老倭」（如北方人叫「老鄉」——編者註），提了一隻破籐籃，在廣豐的大路上行走，結實的臉是黑的，窮人的衣服是破的，於是，突然給一個彪形大漢抓住：「你是漢奸！」就這樣，這個小裁縫被捕到特工機關，以後關進茅家嶺。

當小裁縫到特工機關——主戰區皖南特派專員室，就在上僑的楊家湖村。開始審判和檢查，結果在小裁縫的破篋籃中檢到一張破爛、而並未經過填寫的中國共產黨入黨志願表，這是審判者的一個得意的發現，於是開始問供了：

審：「呀！你原來不是漢奸，是共產黨。」

裁：「不，我不是漢奸，也不懂得什麼叫共產黨，我是裁縫。」

審：「不要緊呀，漢奸要殺頭的，你承認了共產黨，就不是漢奸，我們曉得共產黨決不做漢奸，共產黨，沒有關係呀。」

裁：「真的，我不懂得共產黨呀。」

審：「拿着那張破爛的空白的中國共產黨的入黨志願表：『據確實，還抵賴什麼？你的同志在那許多？』」

裁：「那張紙是我在路邊拾來包五塊錢鈔票的……。」

審：「混蛋，不撿不行，揍他！」對小特工們下用刑的命令了。

於是，這個小裁縫，就被判定為共產黨，長期的關在茅家嶺，害過填血症，幾乎死去，以後又送劉周田村的集中營特別訓練班。

二 「放飛機、探消息、維持會、三者必居其一。」

廣西的粵東族人受盟誓，抗戰初期，隨著廣西軍到前線來打日本，在皖北的某次戰鬥中，給日本鬼子俘虜去了，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他從鬼子那裡逃出來，艱難的渡過了長江，到淮皖南的屯溪

附近，又將國民黨的特工捉到了，送到茅家嶺禁閉，很久很久，他才被釋放：

梁：「見法官就說：『軍法官，我是廣西潯潯族人，是來抗戰的，給我到廣西潯潯族中去，給我解

決問題。』

審：「你老實講呀！我們好解決你的問題。」

梁：「我已講過許多遍了呀！沒有一句假的。」

又把他的故事，從頭至尾的講了一遍。

審：「你總得承認一件，是放飛機的（意即敵機來轟炸時放信號的漢奸）？是探消息的（意即替鬼子做情報）？還是做維持會的（意即在淪陷區替鬼子組織維持會）？二者必居其一，我們才好辦呀！」

梁：「冤枉哪！我是打鬼子的潯潯呀！」

審：「好！調皮，打死你，撻！」下刑的命令了。

於是，這個潯潯族人的屁股及兩腿，打成紫黑色（這還算客氣的）。一個多月後，這潯潯的刑傷好起來了，他很健談，在禁閉室中，告訴了大家很多關於潯潯的風俗和故事，他說：「我們潯潯最佩服孔明（諸葛亮），凡是生人遇到潯潯人襲擊時，只要翻起大拇指：『孔明來了，孔明來了！』就能解圍。」可是這個潯潯人碰在國民黨特工手上，却不知要何時才能「解圍」呢！

三 先天就「左傾」的！

獨立三十三旅的政治指導員楊良燾，甯波人，原是比较熱情和有些正義感的青年，他因為去皖南

新四軍參觀過一次，就被押到茅家嶺來禁閉的，他的審判是：

審：「你到過新四軍去的？」

楊：「是的，我去過一次，去參觀他們怎樣做部隊政治工作的。」

審：「你看見的情形怎樣？」

楊：「我看見他們的士兵在開討論會，指導員在幫助士兵解釋問題，他們在討論着怎樣打敗鬼子，怎樣實行民主等。」

審：「胡說，他們會這樣嗎？你受了他們的欺騙了。」

楊：「不，確實如此，我不能騙人，他們真的是抗日高於一切，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

審：「你的思想左傾，你的腦筋中毒了。」

楊：「不，我相信孫中山先生的信徒是不能講鬼話的，憑良心，那是實在的事情，不是什麼左傾右傾的問題。」

審：「你這傢伙，無論如何是思想左傾的了。」

楊：「假使要說左傾，那末我是先天就左傾的，何以見得，我父親是開山貨行的，店雖不大，可不算頂小，我七、八歲時，家裏送我進小學，父親買了一個小皮包給我做書包，母親又給我穿上小皮鞋，很闊氣的走進學校去，到了學校裡，只見同學們都是石印牌的香煙匣子當書包，腳上穿的破布鞋，我自己感到不好意思，故飯學回家，就把皮包丟給父親，向母親要了兩個銅板，買隻香煙匣子當書包，小皮鞋也脫去，換上了布鞋。這才高高興興去上學。你看，這不是先天就左傾了嗎？」

審判者給他說得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可是這回「先天左傾」者，就被判定爲「思想左傾」長期的禁閉，以後也送進集中營特訓班裡。

四 「你的朋友是共產黨，你也是共產黨。」

浙甯鐵路上饒車站的副站長葉嘉清先生，突然給國民黨特工逮捕了，原因是葉副站長有一個姓李的朋友，據特工說是共產黨，曾向葉嘉清借過十塊元，那姓李的因一時還不出，就寫了封信給他，向他表示歉意，並答允以後設法還清。不料這封信給國特檢查到了，就將葉副站長逮捕，也押到茅家嶺。他的審判問答如下：

審：「你有個姓李的朋友是共產黨，你借錢接濟他，你也必是共產黨。」

「有個姓李的朋友向我借過錢是真的，他是不是共產黨？我不知道。我不是共產黨，我也不懂得共產黨是什麼。」

審：「你的朋友是共產黨，那我們完全清楚，當然你也應該是共產黨了。毫無疑問。」

葉：「笑話，我那朋友即使是共產黨——當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產黨，那末也不能證明我就是共產黨呀！照你的說法，那末汪精衛是投敵了的漢奸，這是大家知道的，蔣委員長與汪精衛是朋友，他們是正副總裁，這也是大家知道的；那末，對不起，恕我無罪。照你們的說法，蔣委員長也是漢奸不成了嗎？」

這一問棍，打得審判者啞口無言，可是他到底是有手段的特工，馬上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審：「據我們的調查，和你自己的申述，你當了副站長，收入不算少，然而你一不大吃喝，一不

嫖女人、不賭錢、三對工作很認真，四還借鑲給那個姓李的朋友，這不明明說明你是個共產黨嗎？你還想抵賴嗎？」

這真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自供狀，他得多明白而清楚呀！葉副站長覺得再辯論是多餘的了，就說：『隨你們高興吧！』於是特工們把他押入茅家嶺，以後又送在集中營特訓班。

五 「好利嘴，再撻！」

一九四〇年六月，浙贛鐵路上捉來了一批青年，其中有個張國威，是共產黨員，國民黨特工在他房中搜查到一些文件的，因此他直認不諱。他被捕後的第二天晚上，他得知警察調動，特工去審判。當時大小特工二十多個，包圍了這個張國威，氣勢洶洶，差一點把他吞下去。特工頭子張超及其秘書高一生，親自出馬開審，照例的問了姓名、年齡之後，

審：『你共產黨，當然賴不了，你把共產黨內部組織及你個做的工作，從實說來。』

張：『我不用承認，我是共產黨員，你既已知道我是共產黨了。就什麼也不用問，隨你們的便吧！你如知道共產黨的組織，外面書店裡有一本書，叫做中國共產黨黨章，可化四毛錢去買本看看，你如知道共產黨做些什麼，可去買本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教程看看，也只要化幾毛錢。』

審：『張！還要你指點，我要你自己說。』

張：『我無話可說。』態度更個強了。

審：態度強和下來：『喂！我告訴你，你不要上當，共產黨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你當然

知道新四軍八路軍的，他們游而不擊，搜括老百姓，專打中央軍，私自擴大部隊，造成毛澤東個人地位，榮華你們這批小共產黨，你何苦來呢？……」審判者無恥的說教了。

張：猛然的昂起頭來，對審判者望了一眼，打斷他的話頭：「讓我說吧！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是新四軍八路軍的代表，不配跟你談判；我以中國人的地位，中國老百姓的常識，來說明這個問題。就依你說，新四軍八路軍今天在敵後「游而不擊」，可是日本鬼子要打他們，他們在敵人佔絕對優勢的時候，就不得不「游」至於「游而不擊」，這只是對新四軍八路軍不懷好意的人的胡說！……再說他跟鬼子一點聯系也沒有，鬼子是要打他的。假若他「要搜括老百姓」，當然老百姓也痛恨他，要反抗他的。他要「打中央軍」，中央軍當然也一定要打他，試問這樣一支部隊，處在敵人的後方，敵人要打他，老百姓要反抗他，中央軍又要打他，他還能存在嗎？他早應該完蛋了，那這問題也就沒有了；而現在你又說：「他私自擴大部隊」，這豈不是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所以，我要奉勸你們，造謠也得合乎常識呀！」

審：張超眼睛一瞪氣虎虎的：「媽的，好意勸你，你不聽好話，狗東西，摸他！」於是皮鞭木棍一齊落到張超威身上，還從鼻孔裡灌進辣椒水，而且張超也親自動手打人、踢人。摸了一頓之後，特工似乎洩了些氣了。再問：

審：「你現在怎麼樣？明白了嗎？」

張：張國威睜了一下苦痛的眼睛，放出一陣冷光：「我犯了什麼法？你們這樣摸我，你們這樣用刑豈不犯法嗎？……這裡不是中國人的地方，無理可講，更沒有法律，你們是孫中山的叛徒。」聲音還是那麼響亮。

審：「好利嘴，再撻！」又是一頓毒刑。

張國威同志，以後還受過三次重刑，每次都弄得死去了，又「還陽」的。有個時期病得快死了，可是又活了過來的。從茅家嶺押送到集中營的特訓班去訓練，可是又訓不好，再押到茅家嶺，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鬼子進攻浙贛路時，茅家嶺舉行了暴動，他才跟許多人一同打出了地獄的。

這一類的案子，這一類的審判，是無法件件記錄下來的。但是，從這裡幾件，也就可以看到國民黨特工的流氓行徑，是如何的無恥與殘忍呵！

三 茅家嶺的故事

茅家嶺的故事是記不清的，也說不完的，這裡記下幾則來吧！

一 出伏的坐班房

一九三九年年底，上陸四週的山上積滿了白雪，一個上身穿着一件破夾襖，下身穿着一條破單褲的傢伙，手裡拿着一個破爛小包，在茅家嶺的山崗上彳亍着，北風吹來，全身瑟瑟的發抖，走兩步，跌一跤，在雪地上打滾。

茅家嶺上地崩——禁閉室門口的衛兵，步槍架在身邊，身體依靠石牆，縮成一團，偶然回頭，看見了那個傢伙，頭腦裡一閃：『排長昨晚還說，這裡是絕對秘密的，放哨要當心有人來窺探，這傢伙一定共產黨派來的化裝暗探，來探這個禁閉室的。』立即就去報告班長，班長報告排長，排長怒斥一聲：『還不把他抓來！』於是三個丘八一衝而出，把那個傢伙拉進茅家嶺禁閉室，他就變成了該死的『囚犯』。

真的他該死嗎？不，他原是廣西人，這年廣西有部隊開往前綫，拉了大批快子送行，他就是被拉的一個。這支軍隊到達目的地以後，就把這個挑担挑得只剩半條命的放走，一個錢也沒有給他，也沒給他一件半件破棉衣，這個『該死的囚徒』，在那寒冷的風雪中，一步步的挨着走向家鄉，他做夢也沒想到會坐班房。

進了茅家嶺以後，審問過幾次，問不出一個什麼來，他講的一口廣西土話，審判者無法聽懂，同樣，他也聽不懂審判者問些什麼。他很寂寞，全禁閉室中也沒有人懂他的話，只有以後那老梁來後，才能一句半句的懂得他的意思。因此他終天只是不開口的躲在禁閉室角落裡，默默的度過冬天。

冬天過去了，春天也過去了，夏天已過了一半，他還是一動不動的，特士們也覺得無味了，決定把他釋放。可是今天放出去，明天一早又回來了，他咕噥着：『還是這裡好，一天還可吃兩三碗飯，外邊要餓死啦！』他不肯出去。第二次又押送出去，但是他又回來了，『我不能走啦！兩條腳歇歇！飯也沒得吃呀！』真的，關了將近很久的『囚徒』，沒有一點錢，怎麼叫他回到遙遠的廣西去呢？一直挨到秋後，衛兵荷槍實彈的又把他押送出去。以後，就不再看見這個廣西快子回來了！

二 『瘋尼姑』

『瘋尼姑』，大家這樣叫慣了，把她的真姓名也忘掉了。

她是杭州附近人，某大學的學生。她的丈夫（或未婚夫）在西安中央軍校×分校當什麼教育的。杭州淪陷後，她不甘心當亡國奴，帶了些金鐲子金戒指以及一些細軟，隻身走向大後方，想到西安去我她的丈夫。

多少天之後，她到達了鷹潭——浙贛鐵路的一個車站，在戰後已成一個人熱鬧的市鎮，在這裡她遇到了幾個青年軍官，探問起中央軍校的西安分校以及她的丈夫的訊息來，他們似乎很熟悉似的告訴了她，於是她和他們就親熱起來。

有一個晚上，她吃了一位青年軍官送給她的醬菜及茶之後，忽然失去知覺，昏昏的睡着了，明日

天亮醒來，她發覺自己的身體已被姦污，身邊的細軟物件不翼而飛，連手上的金鐲子與金戒指也沒有，她急得直跳，大哭起來。正當她哭得傷心的時候，兩個穿黑長衫戴垂禮帽的傢伙，衝入她的房間，握着手槍對住她：『這是杭州來的女間諜！』於是她被捕了。以後轉關到廣豐的監獄中。

最初，她還清醒，把她的經過與身世向法官陳述，可是法官沒有理會，只問她如何做的間諜？如何做漢奸等等，漸漸地氣壞了，發瘋了，真的瘋了，在廣豐牢中大喊大罵，衛兵去干涉她，她把全身衣服脫光，狠狠的罵：『要麼，你來吧！』從此，她不再寫一個字，不再講什麼正經話，只會亂嚷亂叫亂罵了。很久很久被押着，最後把她釋放出去了。

一九四〇年秋季的某個晚上，她不知怎的？又走到上饒楊家湖——有名的「黑區」附近的大路邊，躲在樹下大哭大叫，給國民黨特工看到了就說：『這是杭州來的間諜，她裝什麼佯？』又把她逮捕起來，送到茅家嶺禁閉室。她到了這裡，終晚的哭叫與吵鬧，給管理「囚犯」的衛狗頭綁在柱子上，抽了一頓皮鞭，全身都是一條條的血痕。

茅家嶺女犯室的邵忠、邵春兩姊妹，是在廣豐監牢中跟她同過號子的，所以很熟悉她的身世，代她向管理員說明是瘋子後，才放下腳。可是她滿身污穢，一頭白虱，於是邵氏兩姊妹就給她洗衣、洗澡，代她捉白虱，爲了便於肅清她頭上的白虱起見，把她的頭髮剃光了，於是大家稱她爲「瘋尼姑」。

以後，這個瘋尼姑爲了發瘋，爲了哭與叫，又挨過幾次打。特工們打得不耐煩了，開心也尋够了，又把她押送出。後來，據說是釋放了。

這件案情的內幕，明眼人是看透了，究竟誰是間諜？誰是犯罪呢？

三 國際友人——「他再不吃，就是打。」

一九四〇年的七月間，茅家嶺押來了一個日本人，當他一走進堂前，突然跳起來就跑出大門，兩個特工，即刻拿出手槍追他，利尙班長（我們這樣稱呼那個看守囚犯的衛兵班長。）即刻帶了四支步槍追上去，在離禁閉室大門口數十步的土阜上，給抓住了，利尙班長走上去當胸就是一拳，於是七手八腳的就將那個日本人再拖進來。

會館留學過日本、吳大珉先生，聽到喧鬧聲，就從優待室中走出來：「大家不要吵，我來跟他談話。」於是會用日語和那日本人談起來了。

原來他不是日本人，是朝鮮人，在日本上過大學，參加了日本的反戰大同盟，因為進行反法西斯黨部、反對戰爭的活動，給日本憲兵與警察追逐，在日本無法生存，就設法乘輪逃到抗日的中國來。進了甯波口岸，在寧波防守司令部的檢查下，作爲是日開謀而逮捕，關下監牢。以後逐漸把事情弄清楚了，他就在防守司令部工作，用日文發表了好幾篇反對日本軍部法西斯的文筆，在國際宣傳上，得到一些效果。這個事情給三機關政治部知道了，就去一道命令，把這日本人調去政治部工作。這命令落到張五手總長執行，張總長叫手下人——特工，寧波要人。當這日本人隨同特工到達上營湯家湖時，張總長去皖南。不在家，別的特工頭子看見帶來的是日本人，不問三七二十一，「這日本人一定是間諜。」送到茅家嶺去。于是就這樣，他又吃官司了。待這個國際友人發覺自己押入監獄時，才發了脾氣，跳起來就走，結果是七手八腳的拖了進來，而且還挨了和尙班長的當胸一拳。

吳大珉先生把這情形向管理員衛狗頭報告後，衛狗頭說：「不管他，且押優待室吧！」就算是給

了一個大面子。

國際友人的自尊性是很大的，受不了這樣的侮辱，因此，在氣憤之下，實行絕食，連水也不喝。三天過去了，還是一口不吃，衛狗頭開始發急了，『如果真是政治部的人，餓死了可不得了呀！』他計算着自己的前程，開始跟人商量，『他再不吃，怎樣辦呢？』大家笑笑不作聲，他的歪鼻子嗅了兩下之後，『我想只有一個辦法，他再不吃就是打！』

這時候，我們重禁閉室的『囚犯』，關心着這個國際友人要吃『生活』，就站在矮石牆邊，照呼吳大琨先生：『請你告訴這個國際友人，我們很歡迎他，我們不是普通匪犯，我們是抗日的青年，是政治犯。我們歡迎國際友人跟我們一同反對法西斯，反對日本侵略者。』吳大琨先生把這話告訴了他之後，當他跑出來待室來小便時，他對我們微笑點頭，於是我們就唱了一支義勇軍進行曲，又唱了一支國際歌。

我們的動作，發生了效力，國際友人不作無謂犧牲的打算了，他似乎安慰地明白，他不是孤單的。在他的旁邊，有着許多伙伴，於是他開始進食了。我們看機會，就通過吳大琨先生。跟他通話，我們之間的感情，融洽起來了。

半個月以後，這國際友人釋放出去了。

一個月後，有個衛兵去政治部送『公事』回來，對我們說：『我看見那個關在這裡的日本鬼子在政治部，辦公室的桌子上寫字。』

又過了一個時候，一個衛兵告訴我們：『那個關在這裡的日本鬼子，在政治部旁邊的河中游泳。』

四 一隻斗，兩個底。

每天大米二十四兩，大家吃不飽，每天捨飯，一、二次兩次跟管理員交涉。狗頭竟寬宏大量，借了二根秤，把一斗米一稱，有十七斤老秤，有多少人，燒幾斗幾升米飯，一點不差。然而燒起飯來，仍然不夠吃。衛狗頭更「寬大」了，准許「囚犯」派人去監視伙伙量米煮飯，並指定兩個農民出身的老犯人——江西「老倭」去幫助伙伙燒飯，但是仍然吃不飽，仍然不夠吃，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大家懷疑着。

張國威是個「調皮」的傢伙，他向伙伙進行調查，向幫助伙伙燒飯的「老倭」進行研究，找出二點線索來：「這斗是有問題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五日的早晨，伙伙到禁閉室來喊「老倭」去量米燒飯。當時張國威早得了「那無情靈感」，很早就起身，對那伙伙說：「這時老倭還在睡，我去量米吧！我也是老犯了。」得那伙伙及衛兵班長的同意，他就出去量米。

張國威拿起斗來量，第一斗量得滿滿的倒在淘米的竹籬裡，就用力將斗一拍，再一拍，可作怪啦，突然斗中掉出一塊圓圓的，跟斗底一模一樣的一塊木板來，足有七、八分厚。於是，張國威馬上提着那隻斗和那塊圓木板走到廳堂前，對着衛兵及大小兩個禁閉室的雜友們喊：「大家看呀！我們量米的斗有兩個底，是隻夾底斗，難怪我們吃不飽！」把夾底斗對桌上一丟，馬上跑進大禁閉室去了。

19 原來管理員衛狗頭，真是二十四兩的黑心人。他領米或買米進來的時候，就將夾底斗內的夾底拿掉量進去，量米給「囚犯」煮飯吃時，就將夾底裝在裡面後量出來，這樣，一進一出，一斗米要揩油二、二升哩！

一場風波掀起來了，「囚犯」們衆口一詞的：「這還了得，這種機關裡自己犯法，……不要臉的衛狗頭呀！」尤其是楊良瓊鬧得更起勁。看守的衛兵也大家驚怪：「管理員好黑心呀！」衛兵排長爲了管理員揩油太多，自己又分不到肥，對管理員原有矛盾，看了這個夾底斗，也伸出了舌頭。優待室的難友們，也在做鬼臉，一時禁閉室內轟亂起來。

管理員惱羞成怒，走到大禁閉室村門口，喫喫剋剋的歪鼻子，臉色死板，對張國威怒斥道：「張國威，你搗什麼蛋，給我把這事情弄好。」這時羣衆也以憤怒的目光向他直射，張國威一點不示弱的也對他大聲說：「你自己犯法，你做的好事，這是你們國民黨的好事呀！」

事態擴大了，衛兵排長跑到特工專員室去報告，專員室派了一個「大員」來調查。大員坐在管理員的房間裡，喊幾個犯人去問話，他不問飯吃飽吃不飽的事情，也不問夾底斗的情形，却只問「今天誰搗蛋？誰出的主張。」而且自始至終不讓張國威和楊良瓊去講道理。

大員「調查」過了，跟管理員一同走到大小兩間禁閉室的門口，先向大禁閉室內的囚犯問：「你們飯吃得飽嗎？」連問三聲，沒有人回答，於是管理員指定一個老和尚（也是逮捕來的犯人）回答：「那老和尚兩手合掌：『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敢計較這些，不吃五穀，就能升天。』」大家笑了起來。於是大員又向小禁閉室問：「你們飯吃得飽不飽？」，「飽！」只有一個賣草藥的江湖漢劉英回答着。大員再問：「菜够不够？」「够？」仍然是無回答。於是大員在日記簿上記下了：「此次風波，是張國威搗蛋，劉英是忠實的。」

一場鬥爭就這樣告一段落，從這之後，有一個多月，大家吃了飽飯，可是再過些時，非但飯吃不飽，菜等於沒有，有時連鹽湯都沒有了。「囚犯的大便，不能肥田」——茅家嶺村的老百姓這樣說。

四 記茅家嶺暴動

在茅家嶺禁閉室中，被押着二十多個被國特從周田村集中營內「挑選」出來的「頑固份子」，被認「鴨筋硬化」、「無法訓練」的「搗蛋份子」，爲了吃不飽飯，爲了反對國特毒打菲律賓華僑吳必成同志，爲了反對管理員王八一、王錫恩半日裡打女同志，爲了爭取唱歌自由，……曾經幾次爭吵、罷飯、絕食，在這些不斷的鬥爭中，大家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一九四二年三月光景，江西玉山縣某中學被國特們逮捕了一批人來，其中有中學教員，有青年知識份子，王八把宿文浩跟他們一起關在小禁閉室內。宿文浩這個久扣茅家嶺的「老犯」，爲使「新犯」們了解國特毒打，領導怎樣對付國特起見，將過去的國特的一些行爲及手段告訴了他們。這事給管理員王錫恩知道了，他久已蓄意又要毒打宿文浩的計謀，終於我到了藉口，於是，在某天吃過早飯後，宿文浩被綁着，拖出禁閉室，擲上大門外的土阜上，由王八會同前管理員衛狗頭執行刑罰，重重的毒打一頓，死去了三次，用冷水噴醒，兩腿及背部受重傷，特別是膝關節上受傷更重，然後把他拖進大禁閉室，躺着一個多月不能起立。就在這刑傷中，他找了李昌石同志商量：「我們每個人差不多全給國特毒打過了，只是這樣給他們毒打，不想別的辦法是不對的，……你們一起來的有軍事幹部嗎？……」當時李昌石有說：「等你好些再說，這裡有軍事幹部，也有會打手榴彈的，也有會用機槍的……」於是心照不宣，個別交換意見，提出組織集體暴動的方針。

爲什麼當時就能提出暴動來呢？根據些什麼呢？

首先，各方消息傳來，知道日本鬼子正在向浙贛路進攻，從浙東的蕭山、諸暨直入金華、衢州，前綫的形勢，非常吃緊，九戰區的兵馬，也已調來，國民黨正在兵荒馬亂之中，後方秩序，日起混亂。

其次，我們受的痛苦實在太深，太殘酷了，苦刑、毒打、餓飯……身受着一切非人所能忍受的苦難，加強，以死求生的決心。而且，由於前綫戰事的緊急，根據國民黨一貫來紫手讓敵的政策，估計鬼子必然會打通浙贛鐵路，上饒必然要失守，集中營必然會遷轉，在那遷移的過程中，國特對這批「頑固份子」的處理，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腳上釘鐵，編成一個「叮零噹郎」隊，牽着走，結果是折磨而死。另一種是爽爽快快的將大家用機槍「點名」，每人一顆子彈，當然也是死，與其白白死去，不如實行暴動來得有意義。

再其次，周田村集中營的同志們，在國特的高壓之下，在不斷的鬥爭中，在難於忍受的苦難中，千百隻眼睛，注視着被押在茅家嶺的「頑固」同志，「到底應該怎樣辦呢？」他們這樣的關心着。於是這批「頑固」囚犯，決定以行動來解答這個問題。

這些根據是真實的，是關於每個人的生與死的問題，所以暴動問題已經提出，很快的在大禁閉室中展開了討論，當時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比較審慎，說必須存細考慮，不則暴動即盲動。第二種意見，則主張只要三個人就能暴動，一衝出禁閉室，即使全軍覆沒，也是勝利。這一意見的積極與勇敢是值得讚揚的，但考慮尚欠週密。這兩種意見經過了長時間的研究和討論，終於得到了二致的意見，推選李昌有，王復馥，宿文浩，吳惠生，陳子谷（有時孫錫祿亦參加）五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與計劃暴動。

這個暴動委員會，首先指出在國特的監牢裡，在集中營，組織暴動，是打擊國民黨特務政策的正確行動，而一切等待，是「坐以待斃」的政策，同時又指出「三個人即能暴動」是幼稚的輕舉妄動，他非但不足以取得勝利，相反的，將導致革命的完全失敗。因此暴動委員會主張：要鄭重的組織暴動，以最少代價，爭取最大的勝利，盡可能的做到犧牲少數同志，取得多數同志能夠出獄，能夠到達根據地。同時暴動委員會還計劃到暴動之夜，必然要引誘國民黨特務軍的更嚴重壓迫與集中營同志的廣大響應，一方面國特會大批屠殺集中營同志，另一方面集中營同志會引起更巨大的英勇的鬥爭。

接着，暴動委員會研究並解決了下列幾個具體問題。

第一、是敵我力量的對比問題：要實行監獄暴動，徒手奪取衛兵的槍支，必需依靠相當強壯的體力。然而這裡的人，頂少已坐了七、八個月牢，差不多全受過重刑，很多同志吐過血，再加長期的飢餓，當然談不上健康。反觀負責守衛的衛兵，經常是三戰區特務團的一個排，有兩挺輕機槍，有時有重機槍，有時有兩支駁殼槍，士兵全是老行伍，身體比我們強多了。尤其有一次，這個看守排，拖進一個憲兵來痛打時，更顯得他們的氣力是很大的。因此敵我力量的對比，相差實在太大，這樣就決定我們要做兩件事：一是指派三個同志，去進行瓦解士兵的工作，經常找士兵談話，激發其天良，使他不滿於自己的職務，而同情「囚犯」，以減少其戰鬥力。二是積極增強自己的體力。陳子谷賣去了心愛的自來水筆，宿文浩賣去他的大衣，王傳讓賣去自己的羊毛衫，買些青菜、黃豆、豆腐——唯二的滋養品，給大家來吃。有的站在自己的舖位上做做運動，有的在牆角邊練練原地跑步，有的互相比比體力和體力，剛受刑不久的宿文浩，也常常練練自己的腿。同時，跟女犯女監的同志取得聯絡，以為行動時的幫助，這樣，使敵我力量逐漸起些變化。

第二、暴動時的行動問題：委員會從大禁閉室全體二十六人中，選出四個體力比較好的，政治上堅強的同志當行動員，組成突擊小組，要他們在暴動時，首先混出大禁閉室，担任突然襲擊衛兵哨崗的任務；其餘同志，則分成兩個小組，各向指定的兩個衛兵室繳槍，在決定行動時，是煞費苦心的，因為有個別同志雖然有比較好的體力，但對突擊工作很少信心，因此會再三商討，才下決心。同時也決定如果可能，兩個崗位——大門口一個，房子內大禁閉室柵門口一個，一齊繳槍，如不可能，則關上大門，把大門外的一個崗位及散兵關在門外，只繳房子內的崗位的槍，其餘的人就可去拿槍支了。最後決定由李昌有担任總指揮。

第三、打出房子後的行軍路線問題：當時有兩條路線可以走，一是從上饒鄉間，渡過信江，越過滄蕩路，走上饒、玉山的西邊，穿過馬金嶺，突入浙江的衢州。宿文浩是浙江地方被捕來的，他對衢州一帶比較熟悉，祝宗祥是蘭溪人，這條路也還知道。而且從前幾日報上曾看到『匪軍』襲擾泗安的電訊，那末到衢州後，可以直入浙西而達蘇南，回到新四軍的懷抱中去。另一條路是向閩北崇安一帶山中，去找福建人民領袖曾鏡冰同志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這裡有個龔金福同志，是從集中營逃出去，到過那裡的，因為在戰鬥中帶了花，又給俘虜來的，故對那個地方是知道的。但這裡必需穿過三戰區的重重封鎖，閩浙邊境，還設有國民黨的『剿匪指揮部』，路上是有困難的，但那裡羣衆條件較好，武夷山、仙霞嶺等山嶺高大，便於藏身，還是有利的。暴動委員會更算計着渡過信江及越過鐵路困難，於是決定經由茅家嶺東南方向，奔上高山，直向閩北行軍，預計五天之內，即能到達預定地點。

第四、出獄後的隊伍編制與掌握問題：根據平素的行動及各個同志的情況，暴動委員會估計在行

軍過種中，可能有個別同志會脫離大隊而單獨行動，這是很危險的。後經王傳禮同志提出各同志的初步鑑定，經委員會的仔細研究，決定組織兩個班，確定了軍事上及政治上的負責同志，保證大隊能到達預定地點。

第五、時間問題：當時大家把時間問題正爲一個嚴重問題，因爲根據我們的敵情調查，知道茅家嶺四周的據點有四、五處，其間距離最近的只有三、四里路，估計敵人可能在暴動後三十分鐘內趕到出事地點，或者是追上大家，因此，暴動的行動一定要非常迅速，而且一定要在傍晚時舉行，可以很快的跑上高山，迷失敵人的追擊方向。並且決定，萬一暴動失敗，大家繳不下槍支來，那末無論如何要搶到一顆手榴彈，必要時，拉開手榴彈，準備與敵人同歸於盡。

這些問題解決之後，暴動委員會更提出：『第一秒鐘，武器落在誰手裡，誰是勝利』的口號，鼓勵大家。當時周田集中營正在改編爲『中央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利用這一機會，在『大家準備回隊去。』的掩護下，每人撕下破布，或買些麻，各打成一雙草鞋，以供行軍之用。而且還自己動手，交替着用剪刀理了一下髮，將和尚頭改成西式頭，在路上行動時，可以比較方便些。

這一準備時期，前後達一個多月（四月初至五月下旬），爲着疏導敵人，大家忍受着一切最大的痛苦，如羔羊般的，不作任何反抗，大家極鎮靜的照平時一樣的讀書、談天、說笑、弈棋，委員會的會議，就經常在還和平、嘈雜、談天的掩護下，避過了衛兵及國特的耳目完成的。雖則如此，在這長長的一個多月中，會有兩次引起浮動，青年人是急不待緩的。由於領導同志的靈活，同志們的警惕，及看守衛兵的愚笨，沒被發覺。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大家在等候機會，大家在歌唱變得非的詩篇：『生命誠可貴，愛惜價

更高，若爲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直到五月廿六日吃過晚飯，幾個衛兵，押了兩個新犯去楊家湖受審，管理員王八，帶了幾支槍押送兩個犯人去周田村集中營，拂長早在上午就帶了幾個弟兄去連部開會來回，這是敵人兵力最弱的時候，也是傍晚的時候，真是「天賜」的暴動好機會，千萬不能放鬆，於是大家堅決的執行了暴動。

暴動經過是這樣的：

先由楊才同志假裝去大便（廁所在大門外），回至大門口，李季直藉口打水洗澡（水缸在大門內），也至大門口，準備開大門，女同志即出來幫助，撐住大門，把幾個散兵及第一道崗位關在門外，使他們不能衝進來跟「犯囚」搏鬥。祝金祥裝作小便（尿桶在大禁閉室外），回至大禁閉室柵門口，孫錫祿站在大禁閉室的柵門內，兩人準備一齊動手繳下第二道崗位的槍。李島有站在礮石牆邊，手中拿著白毛巾，舉手爲號，一齊動作。其餘同志，依照計劃，分成兩個組，各隨軍指定的衛兵室內繳槍。這時的情緒，萬分緊張，大家準備著生與死的決鬥，幾十隻眼睛，不斷的注視著李島有同志，李同志看得親切，牙齒一緊，毛巾一舉，那邊大門「碰」的一聲關上，這邊就衝開柵門，一齊動作：礮槍的與衛兵扭作一團，拿槍的突入衛兵室，搜索的直入排長室及管理員室，殺氣騰騰，龍飛虎舞，不知那裡來的那股大勁。站崗的衛兵大喊：「你們做什麼？」同志們大喊：「不要動，動就打死你。」幾個衛兵嚇得抖抖縮縮的說：「同志，我待你們不錯！」小特工嚇得躲到牀底下，優待室的一個肺病青年，向大家露出笑容，點點頭表示「贊成」。不到三分鐘，戰鬥、搜索全部解決，打開後門（後門原釘著，並有一個衛兵挺長的牀鋪擋著。）大條轉過牆角，向東南方向奔去。

不料剛出房子，轉過牆角，第一道崗位的衛兵，即用步槍瞄準射擊，鐘遠平同志當時跌倒水田中，

王德潤同志即回營衛兵以手榴彈。這一接觸後，缺乏戰鬥經驗的隊伍，馬上跟着一個同志折向西南方向直奔⁽⁹⁾，那個同志出獄後百步，即將一挺機槍丟棄於小河中，脫離大隊，隻身向上僑方向而去。大隊直奔五、六里路，始得上山，同志們多已困極，宿文浩倒地不能行，由盛田同志揆着拖上山崗。尋事休息，大家變手捧取稻田中涼水喝，當時天色已黑，整理營地，檢新集合的人數及武器：計奪獲輕機槍一挺（連丟棄河中的一挺，共計二挺），步槍八支；手榴彈十多顆，而集中山同志共有十八名（全部為二十六人，八個人未能集合），其中有二個是女的。這十八個同志是：孫錫祿、宿文浩、吳鳳生、陳子谷、徐師道、趙坤、白銀、楊才、趙成、陳鋒、龔金福、盛田、李季直、吳嘉天、傅澤榮、孫克偉、李彩芝（女）及陳××（東北人，女同志）。

五 打出茅家嶺以後

上弦月或明或暗的掛在西方（舊曆四月十二日），天空中的烏雲，向着西北方飛馳，北斗星在閃爍着眼睛，我們一行十八人，在山峯上踟躕，誰也認不得路，只是準對東南方向直奔，逢山過山，逢水過水。有些同志身上穿白襯衣，爲避免反光，抓把泥土塗一下；每人原來都有布、藏草鞋，因爲二陣跑步之後，全踏在水田中了，大家赤着腳，踏在尖銳的石片和荊棘上，刺破了鞋底，跑開了腳跟，但沒有人感覺到痛苦，因爲我們已在根據自己的意志行動了——自由了。

一陣烏黑雲，遮住了月光，天是那麽黑，五步以外見不到人影，前衛李季直、陳子谷、吳禱天、盛田四個同志不見了，他們各帶有槍支和手榴彈，不知走那條路去的，既不能叫喚，又未約信號，只得由他去，於是我們只剩十四人了。

忽然，我們走上一座山徑，走上了絕壁，前途沒有路，向山下望去，漆黑一片，既不知山有多高，也不知下面是否深淵，回頭吧！怕有追兵；孫克偉同志攀藤附葛，沿着懸崖走下去試探，約有五、六丈光景，下面是一片水田（梯田），於是大家就由懸崖向下直跳下去，憑空落在水田裡，趙坤同志跳下山堡時，落在一塊大石上，只聽得「噠」的一聲，接着是「咣……」的喊了一聲，他受傷了，動彈不得，派兩個同志去扶着他走，可是走了二里多路，他再也不能支持了，就躺在亂山中，我們不得不和他分離！

沿着山脚，又匆匆的走了一陣，白銀同志伏在水溝中喝水，喘不過氣來，他斷斷續續的說：「區

志們，我心臟病發了，我不能走了。」我們扶着他走了幾步，但終於跌倒了，「同志們，手榴彈拿去吧！我不能走了，讓我落荒吧！」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又丟棄一個杭州的青年同志。

我們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道路，偶然碰到幾家茅棚子，就冒着危險，敲開了門，找一個老百姓帶路。他看見我們兵不像兵，匪不像匪的一群，是多麼害怕呀！走了一段路，終於在分岔路口，他逃跑了，我們又不敢開槍，也不能開槍打他。我們連一個嚮導也找不到。

時間過得真快，脚步死也拖不上，一回兒月亮下去了，金鷄已經叫了，東方已發白了，我們的行動時間已經結束，找了一家獨立房子住下來。想不到跑了一個晚上的路，此間離周田村，僅僅只有十五里呵！

這家獨立房子找錯了，它在大路邊上，是一家雜貨鋪子，怎麼能藏得住我們男女十二個人呢？那個房主人一見我們就很和氣而尖銳的說：「呀！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壞你們的事，我給你們找個地方，到這種時候，大家應得幫忙的。」於是，只留一個人在他家中準備飯食，我們被領到深山中去休息。真糟呀，原來這個人是在上饒縣政府當軍事科科員的，在地方上有些威望，他早已得悉「集中營」有批人犯帶了槍支逃出了的消息了。我們明知落在他的手裡了，然而人已困乏透頂，天文大亮，有什麼辦法呢？只能到山溝邊藏身，各人分站在各個方向上，準備萬一。另一方面，當然只好向他作「政治」工作，百方請他幫助。從他的口中，我們確切的知道了金華那天失守？衢州告急的情況！

下午四點鐘光景，他從外面回來，告訴我們說：「今晚你們不能走大路，各鄉公所昨晚十二點鐘以前，全接濟電話，就有茅家嶺男女二十多人，帶了槍支跑出來，要各鄉公所負責抓回，因此各鄉都派了守望班、自衛隊等在大路口守候着，你們得當心點。」就在他告訴我們這些消息的時候，忽聽

得隔山的西南方有手榴彈聲音，意味着戰鬥的開始。當時，我們心中很爲難，從消息中看來，走大路是一定不成的了，小路是可以走的，但必需要有人指點。再三跟他商量，他什麼都肯幫助，可是他要我們的步槍，他說：『你們帶着長傢伙反而不便，我決不爲難你們，這槍留給我們地方上用吧，日本鬼子來，我們好打游擊呀！』到了那個時候，大家決定把四支步槍送給他，手榴彈可不放手，他給了我們一筆錢，一本地圖和一張區公所的確民證明書。並指點了我們走小路。天黑以後，我們帶着僅留的八個手榴彈繼續前進，大家心頭都不好過，因爲我們失去了我們的武器。

這一晚，天不斷的下着雨，我們在山中前進，一道道溪溝，一條條的山崗，向我們的背後溜過，既不知走了多少路，也辨不清到了什麼地方。遠遠看見一點燈火，我們馬上轉折着避開去，山林中一陣大風，就懷疑有追兵。一方面苦雨難行，另一方面草木皆兵，誰也不敢作聲，誰也不敢停步。吳惠生膝關節發炎，痛得難受，在冷水裡浸一下，仍然繼續前進；宿文浩淋得瀉肚子，糞便流在褲子上，還是不停步的前進。『跟上，跟上，誰也不敢落伍！』

天快亮了，我們剛好沿着山脚，順着石路，沿着一條很闊的溪河前進，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向我們的背後馳去，可是找不到一家獨立房子，又不敢進村莊去宿營，怎麼辦呢？我們硬拚着爬上高山，躲藏在松林下露營。天好像有意跟我們爲難似的，不斷的下着傾盆大雨。初夏的山中氣候，本來是涼爽的，大雨淋濕了全身，便是澈骨的冷，加上肚子是空空的，身體是疲乏的，實有支持不下之勢。我們只能利用一切可能，摩擦全身，搓洗衣服，作爲唯一的取暖辦法。然而，好幾個同志因此凍壞了肚子，眼睛也發花了。

這天的傍晚，我們派了唯一的江西人龔金福同志，帶了一顆手榴彈，下山偵察，下去後不久，隱

約的看見一羣人，在我們的山脚下走過，而且發出了爭吵聲。這之後，我們等候了半個鐘頭，不見團
同志回來，估計他是遭毒手了，可能給國民黨的什麼隊伍抓去了。大家的心，頓時緊張起來。山一那
麼高，飛越不過去，下面的大路上不敢走，只有渡過山腳下的溪河，到對河的那座大山上才能隱蔽，
而河是那條闊，水流在大雨之後，格外湍急，怎能渡得過去呢？冒險吧！我們決心衝下山去，看着對
河有兩條船停着，廣東人陳峯同志，自告奮勇的跳下水去，游過急流，把兩條船叫過來，於是大家才
渡過了「我們的大渡河。」在老百姓家裡買了些飯吃，烤了一下衣服，繼續向另一座大山前進。

這是出獄後的第三個晚上，同志們困乏得不堪設想，腿跟爛開了，腿都虛腫了，走起路來格外
的慢，天又做惡似的，仍然不斷的下雨。到天快亮的時候，官文浩跟成春伍了，大隊不知隱藏到何
處？這兩個人就鑽到茶葉樹低下，隱伏了一天，到傍晚的時候，他兩才化裝成難民——的確也與叫化
子差不多了，冒着雨走出山來。原來這裡是上饒去鉛山、石唐的山道，路口還有家飯店。他倆像做假
裝似地，口稱是金華逃難的叔侄兩個，向店主人訴苦要飯，承那店主人的慈悲，每人吃了兩碗冷飯，
並還燒了火。測好我們派的聯絡員孫克偉同志，在遠處望見了，於是才得歸隊。

這一羣狼狽不堪的「難民」，宿在兩家獨立棚子上，整整的休息了兩天，問鄉人，知道三戰區早
二天還派有憲兵在這路口等候的，剛剛回去哩！我們在這裡，整理了一下：修葺一下頭髮，包了包褲
，盡可能的向老百姓換了幾件破衣服，重新整理了支部工作，進行了一些必要之準備，各人說好了關
係，以備別人盤問，以金華難民面目出現，作偽掩護。於是再繼續前進，仍舊遵守晚上行軍，白天休
息的原則。

3 1 南方的夏季是多雨的，在江西的大山中，更是時雨時晴，也可以這個山頭是晴天，那個山頭就是

大雨。我們仍然在雨中前進，仍然是爬山越嶺，涉澗渡河，露宿野營。有一天，我們又走上了死路了，銅座大山的中間，只有一條大路，這大路旁邊，非但沒有獨立棚子，而且全是懸崖絕壁，無法到山嶺上去隱蔽。正當天亮的時候，我們徘徊在一個村莊後面的幾家草房邊，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很早的起牀了，她打開門來，看見了我們，我們向她懇求以後，她馬上將我們迎入她的堆柴草的屋子中，她出去後，把門反鎖上。停一下，送來了許多乾菜、冷飯、熱茶、山芋等食物。從她的談話中，知道她的娘家是在姚家山附近，她的前夫是當紅軍的，已給皮勁派殺掉了，以後才另嫁丈夫的。她談到前夫之死，眼珠裡水汪汪的。我們就告訴她：『我們就是紅軍，給國民黨圍剿着哩！』於是她告訴了我們什麼地方有白軍，什麼地方有大河，什麼地方怎樣走，最後，還叫她的現在的丈夫送了我們一程。

另一天，我們走上了大山頂，沒有人家，沒有草棚，我們就在山頂上的雜草中躺着晒太陽，一股潮濕氣，從背心上滲透過來，煞是難受。餓得慌了，我們就採些青松蕨吃，這東西又澀又苦。口渴時，就在山溝裡喝些冷水，倒很有些甜味！從這山頂上向下望去，群山都在腳下，一陣陣的迷霧，在半山中穿過，我們是在雲的上面了。

這樣的行軍，八、九天過去了，崇山峻嶺，羊腸小道，荊棘叢林，溪澗懸崖，不知有多少在我們的赤腳下過去了，我們才達到甘溪鄉的姚家山，離儲城圍圍只有九十華里，而且還是屬上饒轄管。不管我們的行軍是怎樣秘密，不管我們的宿營如何的隱蔽，在沒有群眾基礎的地方，是無法生存的。我們唯一的江西同志已經犧牲了！剩下的全是江蘇、浙江以及東北的同志，連江西人的話語也聽不懂。因此，沒有多少時候，群眾偵開了：『山上到了一群土匪，不知什麼地方來的。』於是，鄉公所、自衛隊，四面八方在捉『土匪』，甚至有的地方在打鑼捉匪哩！然而這一切情形，我們完全不清

楚，我們沒有耳目，昏昏沉沉的。

大約是出獄後的第九天中午吧！我們在姚家山路邊的一所房子中休息，同志們困乏極了，一倒下就呼呼的睡熟了。正是大家睡得正香的時候，突然一支武裝，把我們的房子包圍起來，衝門而入，我們才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李賢海（楊才改名）和王榮生（宿文浩改名）兩人立即起來講話，一個充南昌人，一個充華人的，向守望班長說明：我們是金華逃難的難民，因迷途至此，並出示那張區公所發的難民證書，作爲有力的解釋。那個班長說：『看你們也不像土匪，你們又沒有槍，你們又是煮的稀飯吃，睡覺時又不放哨，不像土匪。』——好危險呀，我們的手榴彈用破衣包着，坐在一個女同志的屁股下，沒有被檢査到！交談了很久，守望班長也相信我們是難民了，但他最後還是堅持：『你們無論如何，得派一個代表去見我們的鄉長，鄉公所在甘溪，離此只十二里路，你們有什麼困難，我們鄉公所理應幫助。』好吧！再爭論下去會出別的花子的，我們爲了多數同志的生命，決定犧牲一個同志，李賢海勇敢的擔任了這個『代表』的使命，他爲了同志們的安至，英勇的去赴死了！

天快黑了，我們得趕快行動。馬上召開全體大會，商量行動方針，最後作了一個結論：目前形勢更緊張了，今夜必須脫離這個危險地帶，大陸必須迅速行動，凡不能走動的幾個同志，只能分散了。於是趙成、畢惠生、和宿文浩三人留下來，其餘七個同志，由孫錫謙和徐師梁兩同志負責，率領着向關北方向而去。臨行時，徐師梁同志將一顆手榴彈送給宿文浩：『同志，這個給你，以防萬一吧！』宿文浩他的手回答說：『同志，勇敢些，這個還是你帶着用，我們也許有更好的辦法！』揮手道別時，依依難捨，不覺熱淚滿下。

在大隊來後約一刻鐘，鄉公所的队伍又舉包圍了，吳蕙生同志跳下山溝，落荒而走，宿文浩和趙成給抓住了，他倆用盡一切方法，阻激人糾纏着。使他們無法去找尋我們的同志，足足鬧了半夜，大家才休息，明天一早，這兩個入就被押送去甘溪鄉公所，沿途的老百姓說：「捉到兩個土匪嗎？這兩個土匪怎麼病得這樣兇呢！」他們沒有想到這就是李家嶺暴動出獄因跟不上大隊繼續前進的「囚徒」。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懷念孫錫祿同志

暮 慶

一九四一年春末，我將近離開屯溪集山營的時候，我認識了孫錫祿同志。扁後腦，中等身材，胖胖的，很結實，雖然左腕上負了傷，而且已獄居多時，但他那圓圓的臉龐上，却依舊透露着深紅的健康顏色，初來屯溪，因人地兩疏，寡於言笑，但從他日常的生活行動和有時的情慨中間，就可以使人隱約地感覺到，他是一個魯莽，急躁，但又忠貞，猛勇，倔強的青年。

有一次，我問他：

「你的後腦怎會這樣扁的呢？」

他告訴我道：

「這是東北人的特徵。因出生後睡硬枕的緣故，故十個東北人倒是有九個扁後腦的。」

因此，我也就了解他那些性格之所以由來的一個原因了。

夏初，我們起解三饒，從屯溪到金華，是坐船，分三艘，沿徽江順流直下，舟泊深渡之夜，我們計劃進打奪槍暴動。當我們進行磋商和分工的時候，他就毅然擔當了奪取機槍的任務。這一發難工作，是危險的，但他竟能毫不遲疑地擔當了起來，不能不使我敬佩，因此，從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同時，也是寄以無限期望的意思，但他却似乎羞澀地低下頭去了。

這一計劃，由於臨時環境有變動，未能實現。

★

★

★

★

★

到上饒周田以後，我們依舊在一起，一起活着，一起談笑着，一起鬥爭着。在共同鬥爭的過程中。他對敵人不願意忍受一絲的退讓，他曾反對過我們有原則的，有限度的，有條件的退讓方針，對一切特工，都採取絕對的敵對態度。我操心他這種魯莽和急躁，因為這種魯莽和急躁，是往往會，也幾乎會危害了我們的鬥爭方針的。但我却更愛他的忠貞，勇猛和倔強，因為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必不可少的品格。而這種品格，他是處處地方表現着的：

有一次，他同特工江漢吵嘴，各不相讓，幾至動武，我們把他拉開了。他一面走，一面恨恨的說

「老子明正擦死你！」

第二天早晨，天色還只透進些隱微的晨光，大家都還在熟睡之中，但他却悄然起床，捉了一根昨晚預先搗着的木棒，一聲不響，走到江漢睡處，沒頭沒臉的打起來了。突如其來，措手不及，打得江漢頭破血流，還手不得，這也就是哄傳在集中營裡的「快人快事」的一回。

另一次，奉命出外做苦工，他同負指揮之責的特工分隊長鍾劍英又吵起來了。爭吵不決，回來時隊在區隊長面前說理。當輪到他講的時候，他又滿臉通紅，因氣而憤，因憤而激得熱淚都要流下來了。

話尚未完，那位素以狡詐，陰險稱的鍾分隊長又冷冷地反激道：

「不要哭呀！講就講，怕什麼！」

「怕，怕什麼？死還不怕，怕什麼！」老孫真是氣憤得掉淚了。

這類似的魯莽然而忠貞倔強的行動，是給了同志們很深刻的印象的，當陳劍鳳同志（原名陳峯）

被囚迫得發瘋，因而怒罵和亂打某些表面上較灰色的同志的時候，獨對錫線，卻分外尊敬，他睜着失神的雙眼，緊握着錫線的手，復令人激動的說過如下的話：

「你才是我的朋友！」

★

★

★

★

★

我們雖然相處在一起，我對他的熱愛有時且過於他人，但由於我冷靜、持重，平常很少和他，也不允許和他多所接觸，因此，時日一久，往往會引起一些誤會的。當時我們正在計劃一個間逃跑，因計劃尚未定奪，故沒有，也不必要把這情形告訴他。但他却略已風聞。因而表示不滿。

有一天，他在一個同志的跟前，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

「他們現在有了錢，就只管自己，不顧我們了，你有辦法的話，給我一部份錢，我準備走。」

「他們那裡來的錢呢？」那一個同志是曉得我們的情形的，因此，就追問他這麼一句。

「是從蘇北匯來的！」

那位同志知道誤會了，笑了一笑，連忙說：

「沒有，信還不通。那來錢呢，你不要懷疑。」

「不是懷疑，真的：你若有錢的話，給我一部份，不然，我去另想別法。」

「好，讓我去設法借給你！」那位同志了解他的性情，因此就這樣答覆了他，並將這情形告訴了

37 我。

爲了解釋這一個誤會，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一方面說明事情的經過，一方面批評了我自己，同時，也批評了他。他回了一封信給我，內容誠懇地批評了自己，並提出了今後須要積極改造的方向。

從此，誤會消除了。從此，我知道他除了上述的品質之外，竟還有一個好的品質，一個共產黨員必不可少的品質，——自我批評的精神。這樣，我們間的感情更進一步的鞏固和融洽了。不久，支部組織更動，他當選為支部委員，我們間又加上一層密切的工作關係了。

☆

☆

☆

☆

☆

性格是不容易一下就改造過來的，何況他這魯莽、急躁的性格，更融和着對敵人的高度的仇恨，對黨對民族的忠貞和剛強在裡面呢！而這一性格特點，也終於在另一個鬥爭的事實上，高度的表現出來了。

一九四一年冬末，營集中營四周的山坡上，積雪尚未完全融解，周田的莽原上，還時時刮着捲雪的寒風的時候。有一天，照例集合了做遊戲的晚上，爲了介紹一位新入牢籠的同志的履歷問題，他又辱罵了王壽山所寵愛的另一特工——黃寄生。在公開場合上，對這樣得寵的特工加以辱罵，還是第一次，這對特工群是一個絕大的打擊，因此，爭吵雖當場因我們阻止了孫錫祿而告結束，但黃寄生吐出了如下的發威的語句：

「我老早曉得你們是有組織的，一向同伙們很客氣，現在，爬到我的頭上來，好，給你們顏色看看！」

果然，第二天早晨，當隊伍站齊，點名完畢，列隊向大操場出發時，孫錫祿和兩個特工——鍾劍英、黃寄生，奉隊長命留下了。這手段，太可想得到，但因快，總覺有些突然。我隱約地看到那殘酷的場面，一條黑陰爬上了我的心頭，我所熱愛的孫錫祿同志，從此，就沒有再見過他了！

☆

☆

☆

☆

☆

他被留下以後，由五六個特工，把他纏到一座山嶺上，裹著殘雪飛跑著的寒風裡，刺透了衣褲，一毫不發，用劈開了的樹柴，混身毒打。

打了一會之後，旁站監視著的王壽山才開口問了：

「你講，你們裡面有組織沒有！」

「我不知道」孫錫祿頭也不抬，強硬地答。

「你講，你曉得以後我不打你！」

「我不知道」，不懂強硬而且憤憤的了。

「好，你這樣頑強，替我再打！」

樹柴片又在混身上下出力的飛舞了。但見樹柴落處，皮膚頃刻間就發紫而紅腫起來了。

寒風刮過枯槁的樹梢，刮過山石莽叢，發出了呼呼的不平的怒鳴，方升的紅色的太陽，也憤怒地

將速擦它的浮雲趕走了。

王壽山用手一抬，停止了打手，又開口問：

「你講，你們裡面有組織沒有？」

孫錫祿咬著牙齒，轉過頭來，斬釘截鐵的答道：

「沒有什麼可講的。」

「真的沒有什麼可講嗎？」

「沒有什麼可講的。」

「好！替我再打！」

這教打法，又不同了，集中打在他的腳筋上，企圖以此來破壞他的一生。孫錫祿痛昏過去了，毒他眼前，是一片黑暗，突然，又給什麼東西連續的刺透了幾下，悠悠醒過來了。

又是聽熟了的那鬼狼的聲響：

「你講，你講了我不打你！」

「講什麼？沒有什麼可講的。」想起剛才的事情，憤怒和仇恨，又兜上了他的心頭。

「你真想頑固到底，那就看，你頑固得過我，還是我頑固得過你」。

鴉片又鬼樣的飛舞起來了！

他就在這樣令人慘痛悲憤的場面上，受難了一點多鐘，雖然，憑他的忠貞和倔強，保持了組織的秘密，但卻帶着一個寸骨寸傷，皮膚黑腫的軀體，被拖到茅家嶺「鐵籠」裡去了。

★

★

★

★

★

一九四二年夏初，茅家嶺的莽原上已開遍了花朵，陣陣的風，把夏的氣息，送進了被難的人羣裡，鬧去，跳蚤，臭蟲，向虱，回歸熱，嚴重的死亡的威脅，也同時帶到了他們的面前。

啊！自由！究竟那一天才能得到自由呢？

同志中間提出了暴動問題。

但主張不一，爭論不休。

有的意見是：「我們對國民黨不能再抱任何的幻想，我們與其在這裡等死，不如冒險。問題是在研究，研究如何更有利於我們的暴動形勢，研究如何更有利於我們暴動後能安然脫險的條件。」

有的意見是：「英美在太平洋上已遭暫時的敗北，國民黨既不願投降，則勢必對共產黨作着手的

誤步，中共參政員重新出席參政院，就是轉機。因此，在這好轉的可能下，若暴動受了損失，那就是罪惡。」

有的意見是：「我們被關得很久了，身體弱，敵人的防衛力量既強，封鎖亦密，暴動怕無把握。」

在當時茅家嶺那樣的層層包圍，警衛森嚴的條件下面，要進行舉槍暴動，不僅須要有最堅強的決心，而同時，更須要有周密的計劃和機敏來相配合，因此，也的確難免會有一些彼此分歧的意見。而孫錫祿同志，當時，他就是堅持着第一種意見中的一個。他急躁和憤怒地駁斥了後面兩種意見，堅決主張暴動，終於，大家都同意了。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茅家嶺那位大英勇的行動開始了。孫錫祿擔任了領導暴動的軍事組織的班長之一，他帶了一挺機關槍，帶了一部份同志，衝出去了！但此後也就不知了他的下落。

六月十七日赤石暴動之後，有一位突圍出來的同志，途遇兩位當時參加了「茅大」暴動的女同志，問起孫錫祿的情形，她們說：

「他衝出來後，因武器損壞，故不得不流浪於閩贛邊境，聽說會先後再被地方捕去三次，他也因此而繼續進行了三次越獄暴動，至於真實行蹤，則又不明。」

這一切可能的，因為憑他的忠貞，勇猛和倔強的品質來說，除非斷了，他是決不會屈服在敵人的槍刺下面的。他是一團火，是一團永不會絕滅的火！到那裡，那裡立即會被點燃起被壓迫者的反抗的火燄來的！

★

★

★

★

★

離開家鄉發動和炸石發動已經有兩年多了。而錫祿呢，至今仍舊信杳然，想起當年向甘苦，共患難時的一切，傷感殊深。假使他還在人世的話，那麼，我相信，他是會帶了許多奇蹟回到黨的懷抱裡來的，但假使已不在人世的話，那麼，錫祿，從此別了！

孫錫祿，原名孫鏡波，錫祿是他的化名，東北遼寧人，中國共產黨員。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完。

站鐵籠的第一天

賴少其

離「皖南事變」已經有十個多月。到江西集中營來也已經有六個多月了。特務頭子張超越迫越緊，已經到了決定生死的時候：不是恥辱的寫「悔過書」和「自首」，在「反共宣言」上簽名，便是受刑處死，再也沒有第三條路，要「拖」已經「拖」不下去了。

昨夜正是爲了這事情，一直攪到晚上二點鐘，總算渡過了難關，但今晨一清早，天還模模糊糊，張超已經坐在辦公室裡把我叫進去，兩眼炯炯地在灰暗中發着光，厲聲的問：

「考慮過了麼！」

「考慮過了。」

「怎麼樣？」

「還是那樣。」

「好，去！」他很憤怒的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東西全跳了起來。

又被帶回昨天我被禁的那個房子。

集中營靜得很，靜得像死去了的一樣，鐵絲網的刺，在窗外慘白的發着光。

不久，聽見了腳步聲，進來的却是鬍鬚茸茸的「王隊長」。我讓他坐下。他皺着眉頭，停了很久

才慢吞吞的說：

「我昨夜聽得很清楚，唉，年青人太自負了，何必呢？你的前途很遠大。……」

「我沒有罪，抗戰也犯罪嗎！」我壓住感情平心靜氣的說。

「不是這些，你是走錯了路。」

「唔！」我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大概是發着刺人的光芒吧？他把臉避開了。

大家沉默着。他很無聊的站了起來，在屋子裡跑了一圈，又若有所思的坐在一張破椅上。

「不錯，共產主義是好的，不過，譬如說：我們中國像這樣一間破屋子，破屋子只配放一張破籐椅，如果放一張漂亮的沙發不行，不行的！……」

我聽了這話，忽然覺悟到國民黨是張「破籐椅」，不由得笑了起來。這一笑，使他的臉發紫，把原形露出來了。

「那末你是死不改過了？」

「我昨夜就已經說過了，槍斃罷！」

「槍斃？」他狡猾的一笑，那一根根的鬚子彷彿都翹了起來，可惡的說：

「死沒有那樣容易，不生不死才痛苦，」直挺挺地站了起來，更加重語氣的說：

「恐怕你受不住罷？」

他出去不一會，四個憲兵手裡拿着快慢機跑進來了，把我押出去。很多同志發覺了，呆着眼睛的望着，不發一聲，目送着我離開了同伴。

天氣很不好，暗黑而深沉，還下毛毛雨，感到了一陣寒冷，抖了一下。跑出集中營的大門，見到都是有刺的鐵絲網，一重一重的繞着。

憲兵的哨崗像野營一樣佈滿周圍的小山崗。從小路爬過幾個山崗，便可看見遠遠的山凹中一個孤

孤單單的石屋，這便是集中營的牢獄，恐怖的「茅家嶺」了。

小河悲哀的個訴着，舉目四望，前面左右都是荒山和野草。無限的往裏悵悵的浮上來，但即刻又消失了。

「茅家嶺」越來越大，裂着血口，把我吞進去了。來了一個「新人」，照例裏起一次小混亂，「號子」裡的同志都擠到欄門前，用同情的眼睛，迎接新來的同志——彷彿忘記了自己也在受難中。

但即刻便他們失望了，並沒有把我送進「號子」，倒是將「鐵籠」的大門打開，把我推進去，鎖了起來。那個姓王的監獄長，大家叫他做「王八」的，咬緊牙齒的，緊拳頭在空中幌了兩幌，誤恨的罵：

「共產黨就是你們的祖宗！」

他以為把我們罵倒了，我却以為有這樣的「祖宗」并不壞。「號子」裡都吱吱嘎嘎說起話來，他回過頭去，又大聲的叱責：「不准說話，入你奶奶！」「號子」裡的同志只好把頭從欄門鑽進去，他還不放心，偷偷跑到「號子」的牆旁側耳細聽裡面說些什麼。然後才把兩手又在背後，一步一步跑進房裡去。

我仔細的看一看這「鐵籠」：共有四根大柱，六根小柱，只能站着，不好側身，四周交織着有刺的鐵絲網，不由得想起了「老殘遊記」描寫惡吏，把犯人「站籠」示衆，死後屍首不收，想不到我亦身受了。

女同志，比較「自由」些，可以在牢裡跑動，她們是那樣的憂愁，都唧唧喳喳的談論着，大概有人認識我了。她們還是潑潑大膽的，用著發抖的聲音唱起「渡長江」，「號子」裡的男同志也沉痛的和

起聲來。

這是什麼景象呀，一股熱氣從心中直衝到腦際，難首的痛楚像錐子一樣的刺着，這歌聲，使我比任何人都容易感動，但我覺得清楚，她們的眼淚淌下來了，很快把頭低下去。

「王八」跑了出來像狗一樣嗅嗅，搜索不出什麼又跑回去。

一個瘦削得很的女同志，因為在集中營逃脫，在火車上抓回來的她很沉着的跑過「鐵籠」張望了一下，丟給了我一張條子，我很謹慎地攪在手中，然後背著柱子很心急的拆開來看：「同志！你的行動，給了我最好的教育！……你要更堅定下去，你邊吃什麼我們一定替你設法……」我看完了，很快把紙條捏成一團吞進了肚裡。她躲在屋角裡瞞着，我向她搖搖頭，表示什麼都不要。

不久，一個頭髮很長眼睛黑溜溜的女孩子，後來我知道她是政工隊員，因思想左傾被抓進來的，她很活潑地跑過「鐵籠」，一手遞給我一包東西，又若無其事的吹着口笛走開去，站崗的一個士兵看見了，笑了一笑，像沒有看見一樣把臉朝開。我胆子大了起來，很快把它拆開來看。原來是包着剝了皮的花生米，我不好意思的紅起臉來。

慢慢地從「號子」裡，由低而高的昇起了粗壯而強勁的歌聲，歌是「八百壯士」，詞却是新的：「中國不得了，中國不得了，你看那民族英雄坐監牢……」歌還未唱完，「王八」像狗一樣拿棍子打在同志們的頭下，並且罵着：

「什麼不得了，什麼……」又是一陣棍子打在頭上的聲音，以後，才「嘭！」的一聲把柵門關上了。這狗東西。急促的喘着氣，滿臉通紅，我看他這付樣子，由極度的憎恨而露出了笑，這笑聲却那樣打擊了他，他兩腳蹦跳了起來，大聲的叫喊：

「入你奶奶，把他吊起來，吊起來……」即刻「鐵籠」的門拉開，把我的兩手反縛着吊在「鐵籠」裡面。

繩子越吊越緊，身子也慢慢沉重起來。一絲絲的刺痛從兩腕蔓延到肩膀，直刺進了胸中，以後，又好像從骨髓中發出陣陣的劇痛。腦子也混混噩噩起來。大地彷彿像狂風一樣在旋轉……

天慢慢的暗下來，在迷迷糊糊中，好像聽見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你不要笑呀，他恨你笑……」一個站崗的士兵，輕輕地很沉痛的說了一聲。

「君子不吃眼前虧」！不一會，我的屁股已經坐在一根棍子上，我的身子不懸空了。我清醒了起來。還是那個女孩子和士兵幹的，他們把一根棍子在我的屁股下面從「鐵籠」的這邊穿到「鐵籠」的那邊。但看起來，還像吊着一樣。

女孩子在黑暗裡消失了，站崗的士兵跑到牆角裡去。

「王八」出來查哨，看見那士兵在吃香烟，大聲的叫了起來：

「站到那裡去了，叫你站在「鐵籠」的旁邊……」那個士兵只好過來站着。我聽得清楚，他咕嚕着在罵：

「媽的」！「號子」裡傳出一陣陣慘痛的聲音，不斷有人在咳嗽。夜是更加得深了。風和雨在牢獄外面的曠野裡不斷的吼……

如此「三民主義」教育

黃迪非

從上俯向東南角上走約十五里路，便是「國最黑暗的地方之一」的周田集中營，裡面囚禁着近千個祖國優秀的兒女；他們中間，十分之九是新四軍堅決抗日的優秀幹部，其餘都是進步的報館主筆，新聞記者，文學家，年青藝術家，店員，鐵路工人和學生等。他們含着海樣深的仇恨，彎着背，在皮鞭底下，無間斷地做着苦工。他們受着極刑拷問、辱罵、鞭打……。「罪犯」的生活，把時刻、日月、年歲、漸漸的剝去了！

「你們都是共產公妻，窮鬼極惡……」軍官大隊第三隊長會泰生每天集合時，總是這樣辱罵着。這辱罵，也和蔣介石的「軍人讀訓」，「黨員守則」一樣，漸漸地變成爲每天早晨必誦的「聖詩」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早晨，我們這一批「囚徒們」，跟着太陽才冒出地平綫，照例又被趕上了操場。特別操，跑步，跪下，臥倒，兩手向上舉，兩腿半分彎，三點成一綫，這種種的活罪，又跟往常一樣，用它的貪婪的黑手，無休止的剝奪我們的體力。收操回隊後，第六班隨即又派去打牆。

打牆是集中營的一種普遍的「訓練」方式，全部集中營的外圍的圍牆，都是由我們自己的手，自己的汗和血，在敵人憲兵的槍刺底下，填打起來的。但三隊打牆用的牆板，却要較其他隊的寬一二尺，真像一口大號的沒有蓋，沒有底的棺材一樣，光挑滿泥，就得幾十担，更不消說要把泥打我緊所要花費的勞動力和時間了。

「黃瑞祥，隊長喊你談話！」六班班長從屋子裡出來，向那個正在打瞌睡的矮矮個子，戴着一千度的近視眼鏡的黃瑞祥叫。

「在什麼地方？」黃瑞祥停了手，掉過頭問。

「在隊部。」

黃瑞祥放下笨重的木錘，臉容上呈現了極度疲勞的輪廓，從已經打有兩板高的泥牆上跳下來，把眼鏡往鼻樑子上推了一推，就走了。

到隊部門口照例擦的一個立正：

「報告！」

接着，房子裡面傳出了粗暴的一聲：

「過來！」

黃瑞祥走進去了。

那是一間不大的房間，會蒸生坐在床沿上，手裡拿着一把胡琴，胡琴的淫蕩的調子，還隱約地在這間小房間裡振蕩着。黃瑞祥已經立正在他的面前，但又好像未被他注意似的，他丟下胡琴，彎屈着腰背，慢慢地拾了一些木炭，投進在他面前的火盆裡，看着盞盞的火光和絲絲的捲升着的黑烟，半擱才頭也不抬的鄙夷地問：

「你是南洋華僑嗎？爲什麼參加新四軍？」

「爲什麼參加新四軍？」這話是老一套，聽得厭了，所以黃瑞祥很不耐煩地答道：

「是的，爲了打鬼子。」

「老是一套。」曾恭生突然把頭抬起，凶暴地說。接着，就直率地問：

「你讀過三民主義沒有？」

「不僅讀過，而且正爲着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呢。」

「那很好，請你替更新半月刊（集中營自辦的反動刊物——非註）寫點文章怎麼樣？」

他抽着了一支煙，掉過身去，從宗卷裡取出了一張上面寫着「新四軍叛國真情，共產主義批評」等題目的紙條。面上露出了絲絲勝利者的狡猾陰險的笑容道：

「隨你選擇其中的那一條寫好咯，限明天交卷，至於公差勤務可暫時免除。」

黃瑞祥接過紙條，他整理一下眼鏡。仔細的看着。臉頰立刻漲紅了，頸筋急促地抽動，廣東人的那種忠貞，剛直，剛強的性格，耐不住了。

「報告隊長，我不能寫，我是中國人，我不能說抗日就是叛國，這樣的文章只有汪精衛之流才寫得出」。他說完這些話，好像一個過分被壓累的遠路人放下他的重担一樣的感覺輕快。他嚴肅的把字條送回到寫字台上。

這是出乎意外的，曾恭生用勁地吐一口痰，嚴厲而且粗暴的指着黃瑞祥道：

「你是軍人嗎？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我命令你寫，你就寫！」

「隊長，假如有一個軍官，命令他的部下，強姦自己的母親，你想，他也該服從嗎？」

「混蛋，住口！」曾恭生臉色發青，拍着檯子，氣極了，立刻又向外面喊道：

「六班長，進來！」

隨又指着黃瑞祥，命令道：

『把仙衣服剝光。眼鏡脫下！』

火盆裡顫動地吞吐着火舌，偶然地爆裂出幾顆火星，濺向上下左右，但立即就熄滅了。已被剝得光赤的黃瑞祥混身不住地打抖着。乳頭結凍成兩顆小赤石似的，皮膚也像『牛柏葉』似的起了無數的小粒。透過窗，透過門，透牆孔鑽進來的寒風，不斷貪婪地向他的身上舐着。

『把他關進禁閉室裡去！』會蒸生一面回到他烤火盆旁的原位，一面又下令給六班長。

雙手被反縛着的黃瑞祥當他押出隊部，穿過營房的時候，伙伴們憐惜而又帶着憤怒的眼光注視着他，互相低微地嘆息着。黃瑞祥更激動了，他的心像火一樣的熾烈，他忘記了冷風的鞭撻，他忘記了寒冷。

所謂禁閉室，並不是茅家嶺，乃是第三隊特為附設的，是一間空空洞洞，既無床鋪，也無桌案的房間。

黃瑞祥一踏進禁閉室，他的臉色變得更黃了，一股潮濕，腐爛的臭氣，像無數的毒蛇樣的不斷地鑽進他的鼻孔，深深的痕印，爬上了他的眉尖。

透過門縫，透過窗縫，透過牆縫，括骨的冷氣鑽進他的毛孔。一陣陣打牆的木鏗的沉重的聲音，時時傳來。他緊握着手，在這狹窄的囚室裡跳，跑，打轉，藉以取得暖氣。

51 他想起他怎樣抱着一股救國的熱忱，從南洋回國參加抗戰；他想起他怎樣因為厭憎於大後方學校紙醉金迷的生活而參加革命；他想起他怎樣艱苦地跋涉來到新四軍，才一星期，才呼吸到真正的自由的祖國的空氣，但，立即就發生了轉變了，想起這一切，他悲憤，透骨的寒冷和無限的空虛和寂寞，暫時被他悲憤的心情趕掉了。

寒冬的日間是很短的，房子裡的光綫，漸漸的在暗淡，似乎已快到日暮的時光，黃瑞祥肚裡覺餓了，他一落身，坐在地上，手托下顎，沉沉的思想。

突然，通營房的那窗上的木板，括的一響，一個同志的臉一閃，接着，一個手巾包捷速地像流星一樣的飛了進來。他急忙拾起一看，是一包飯，裹着豆腐乾。這是同志們在經常吃不飽的情形下挨餓節約下來的，這是同志們冒萬難，拚大險而設法妥運來的，他爲這偉大的階級友愛精神所鼓舞，感激得熱淚流下來了。

夜間十點鐘，門鎖一開，一個憲兵打着燈籠進來，譏諷地指向黃瑞祥道：

「覺冷嗎？隊長叫你到操場去讀『三民主義』！」

他沒有話，只是牙關咬得更緊。他不相信這屈辱的話。他懂得這裡的習慣，在這樣的時分，會打斷過許多同志們的腿，會摧殘過許多伙伴們的青春，他想，他大概要秘密的走向刑場了，在這將奔向刑場的時候，他迴味着生的愉快，他依稀感到了些對於生的留戀，他睜大了那模糊的失神的雙眼，似乎在想從這無邊的黑暗中尋找他所追求着的未來的光明！

憲兵的快慢機，對準着他的胸背緊臨着，出了營房門口就是操場，在操場的中間，設置着一盞被風吹得顛抖的油燈，它的外面，披上了一層精滿灰塵的風罩，因此，顯得更暗淡了。操場四圍的土牆，在暗淡的黃色的燈光搖幌下，正像古獄獄壁，隔絕了外界的一切。彎曲，赤裸着身體的黃瑞祥，在這風塵飛滾的廣場上顛抖着。押着他的憲兵把他交給了另一個憲兵，敬一個禮，就走了，負看守他的責任的憲兵，盤頸一下自己的手槍，摸摸胡縐，定神的走近黃瑞祥的身邊，審察一下黃瑞祥的臉龐，用手指着擺在燈旁的一本三民主義道：

「隊長命令，叫你跪下讀！」

「可以的」——是黃瑞祥的咬緊牙關的沉重的回答。

黑夜更深了。疏落的星空顯得更黑，沒有一絲兒雲影。寒風更有刀地在牆外的莽原上呼嘯着，奔跑着，跑上山坡，噴灑泥濘，舞弄着場上的黃沙，搖撼着插入天空的光赤的樹枝。

黃瑞祥掙扎着想把嘴脣合攏來，保持肚子裡的暖氣，但牙齒仍不住的打抖，兩點淚珠從眼眶裡迸了出來。一段殘酷的悲慘的故事，又在他的記憶裡面浮上來了。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一月，皖南事變後的幾天，他被打散了，一個人躲在山上的密林裡。有一天晚上，他渴了，要找水吃。他側耳聽着，在山的右邊，潺潺地流着水的聲響，於是他循着透過密林的月色，慢慢地往水聲那邊跑去。水聲慢慢的近了，在月光底下，仔細看去，已可看出湍流的波光。他鑽出樹林，側耳往四邊靜聽和搜索着。

夜，是一個寂靜的夜。有時打破這寂靜的，是遠遠地划空而過的清脆的槍聲。

他所渴望着的水到了，他欣喜地掩護地移近水邊。

忽然，他覺察到，在他左面水澗的旁邊，在慘白的月色下面，躺着兩個呈現得更慘白的東西，像是兩個人。他緊張，心跳動起來了。他定一定神，再用力仔細看去，是像躺着兩個人。於是他走近過去。

呀！原來是兩個赤裸的死屍！是兩個被反動派軍隊強姦致死的女同胞的死屍！

他陡的一陣害怕，一陣心酸，忘掉了喝水，重又爬上山去了。

風刮得更緊了。一本開着的三民主義一頁頁的被風刮過去。風刮得黃瑞祥更顫抖得利害，同樣地

也煽起了他無法熄滅的仇恨的火燄。

『我犯什麼罪？』寂靜的空氣裡蕩漾起黃瑞祥顫抖的，沉重的，憤恨的聲音。這聲音，在空氣裡振盪着，響迴着，似乎是成千個無辜地被摧殘的青年，所發出來的憤恨的聲音！

黑夜顯得更嚴肅了，憲兵慢慢地低下了頭，有時又抬起頭來，仰望著高空，像有無數的心事襲擊他樣的，使他漸漸的失去了安寧。

『這是隊長的命令，沒有——辦法。』他夢一般的低聲說道。

『那一個在說話？』在黑暗的邊緣，突然發出一聲猛獸般的吼叫，手電筒的光條劃破了夜空，從廣場那頭照來，照過黃瑞祥的身體，照到憲兵的身上。

『你和他說什麼？當這樣久的兵，還不懂得規矩嗎？』是憲兵班長查夜和責罵的聲音。

無邊的黑暗匆忙地趕着他的路程，哨兵一個一個的接換着，黃瑞祥赤裸裸的四肢也漸漸的失去了知覺，牙關咬得更緊了。然而，在這寒冬的漫長的夜裡，一個革命者的鬥爭心是灼熱的，一個革命者的堅定不移的意志是不可征服的！

黑夜趕完了他的路程，東方吐出了白色，天亮了。黃瑞祥又被叫進了隊長的房子裡。

一進房子，曾燕生劈頭第一句，就嚴厲地問：

『怎麼樣？』

但一夜的冷風，並沒有將黃瑞祥的憤火降低，他堅定地鎮定地答：

『沒有什麼。』

『三民主義讀過了沒有？』

『沒有讀，』

『爲什麼？』曾恭生一驚，凶暴的臉相又擺出來了。

『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我在三民主義的教育下，早已讀熟了三民主義！』

『那麼，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義呢？』

『不信仰！』

『爲什麼不信仰呢？』

『你們自稱爲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而今天拿這付手段來對待我，叫我還能相信你們的三民主義嗎？』

『好，你頑固！』曾恭生怒吼一聲，碩大的拳頭，當胸擊了上去。

黃瑞祥被這一擊，站不住腳，退到了牆壁邊。

『好頑固的東西，看你再頑固不頑固？』曾恭生一面怒罵着，一面跟過去在黃瑞祥的胸前拳擊着。

背靠着牆壁，當胸遭着猛擊，人，究竟是人，又不是鑽石，黃瑞祥昏過去了。當他醒來的時候，已躺在自己的鋪位上，圍繞着他的是幾個自己的同志，他們親切地在關照他和慰問他。

『呵，祖國……黃瑞祥被這悲痛迷惘的想法所激動，熱淚不禁的湧滿了眼眶，他一翻身，覺得胸部很痛，喉嚨一癢，吐出幾口血來。傷重了！』

（編者按：文中的黃瑞祥即作者黃迪非）

茅 家 嶺 暴 動

著 者：宿士平

出版者：冀中新華書店

發行者：冀中新華書店

總 店：河間市十字街西路北

分 店：東鹿舊城鎮

高陽城內

安國南關

文新縣新鎮市

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十日

03601
01



504
4

6.12.90